

門杜私謁申冤抑惠矜寡使良善有所恃以
無恐壬儉無所藉以肆惡於以陰庇我民則
又我公律身經世之宏畧吾儕小人得以甘
菽藿適裋褐以嬉遊於熙景者三月矣茲公
遽舍我去我則已携老稚丐得其衣履以少
慰此戀戀然以遺久遠子其爲我次第其語
將鐫之堅珉立之淨峯張公祠下庶幾我公
之德永有聞於世將吾子之不斷也鍾子郡
人也誠嘉公之績多父老之義不敢以猥陋

辭謹卽其所誦述而僭記之云外史氏曰公以三月之政能使其民痛其去欲以永其思以媲美於張公何得民之速若是將子輿氏所謂饑渴之易爲飲食者與因又以見斯民之心猶之乎三代而未容以毀譽淆也彼陋視其地愚視其民惟其身是崇是圖而已者其必有感於斯碑公名如瓚字子薦江西泰和人登嘉靖丁酉科筮仕貳淮安再補蘇州茲由虞部郎出守以嘉靖甲子冬十二月庚

寅蒞政其去爲明年三月壬戌在郡實九十
有三日云

廉山墮淚碑記

鄭應科 郡人

嘉靖壬戌秋滄泉黃公由工部郎奉命來守
廉厥冬十有一月抵任踰年癸亥冬十月丁
卯卒于任閩郡士民莫不哭之慟公櫬旣歸
思公不可復也因援峴山故事有墮淚碑以
寓哀慕之私嗚呼公何以感人一至此哉按
公駐車于廉僅數月耳其政澤未得遍及十

人然廉人遽德公而哀慕若此者知公之心之愛且仁而傷其所施之不竟也先是廉郡藏靡固忽一夜爲強賊踰城剽而奪之金約一萬七千餘兩有奇又一日爲一木工竊入盜去金千餘兩有奇強賊之剽也所司苦于賠補莫盈其數乃議責軍卒丁餘及民戶丁糧各出金抵償地方人素窮敝復重累弗堪也及公至始思爲經久庇民之計曰茲郡城內外民居索然賊來何所利所利者獨郡藏

之金耳使吾藏果堅賊知不可奪亦安所覬
而來哉乃別創一藏屹居于郡治東區其規
畫布置皆心思獨運鑿爲深窟方櫃所藏雖
利斧莫施外則築土爲窟洞以通出入洞還
而徑隘旋轉紆盤宛如太極圖狀其出入僅
可容一人餘以次繼鐵關十數重制甚牢締
蓋極天下郡藏無若是幽且堅者雖明遣數
百餘賊人從容攻取亦甚難爲力而終莫可
窺矧倉卒間乎於是一時見者皆謂公才智

通於人卽此一端其潛寢奸謀福庇窮民
千百年受公之賜以永免於劫奪抵償之害
功已耿耿不磨尚安俟于其他也惜乎工將
就訖而公遂告逝無記之者或亦有待歟郡
之獄囚有拘禁十餘年不得釋或凍餒者公
初至鞠之皆曰貧苦賊贖莫辦也公曰若然
則拘至何日已耶乃爲檄請于當路悉蠲而
遣之一黠胥以其私擅笞獄囚聲徹堂座公
呼至幾杖斃因懸一鼓于獄令囚有被害卽

擊以聞於是囹圄肅然禁者安生其仁愛大率類此廉雖僻郡士多秀慧可進於上公令學官舉尤慧者十數人館之空署以其所得日與之講難而尤勵其課業士皆縱縱然有興焉又選待試之童羣于尚志書院分經擇師各課教之無異其家之親子弟也郡地瀕海且邇諸徭崗盜賊時出沒或警報至守土者輒驚怖無措張皇震呼駭惑衆心公聞報從容詰之曰賊衆幾何報者約數以對公佯

言曰賊縱千人吾筆尤能橫掃之矧未及千
何懼爲乃叱之去因密嚴守備或遣人躡捕
城內外晏然若無事者嗚呼公眞良師帥者
耶公爲人端厚和直情性寬爽聽斷明決與
人接久談無厭善於戲謔每風景喜登眺多
題咏於山水盃酒間或操琴敵奕爲樂胸次
洒然風度眞有如羊叔子者嘗語人曰人惟
有所欲故公庭喧擾覺逐逐日多事纏繫此
身苟無所欲則此邊壤果何事之有而不得

與諸君一遊憩談笑也故放鶴亭及南亭之
勝皆公所常詠終日焉且衙居堂戶鎖閉尤
嚴私莫敢干偶廉知一左右人欺騙特寘重
法人咸凜凜自視事以來凡贖金所入悉貯
公帑分毫不入私橐卒之日其家人莫能出
一金營殮具然後知公之真無所欲而擺脫
塵套若此嗟乎使公在廉久而竟其所施則
廉人所以蒙公之惠者何有涯涘而溘忽遂
寢廉人之命薄一至此其真可爲長太息也

今思公不可再得而共立此碑以誌哀慕焉
 則夫有過而望之者又寧無興哭流涕如襄
 陽百姓之於羊叔子瞻高峴而潛然悲愴者
 耶故亦名之爲墮淚碑匹之於古不嫌同狗
 衆情也公名文豪別號滄泉閩之龍溪人嘉
 靖丙辰聯擢進士第其守廉也年纔三十有
 六而遂不幸尤爲人所深惜云

掌教林侯去思碑記

鍾振

郡人

莆陽少麓林先生以郡庠掌教擢判湖廣之